

岁月流金，匠心传承

——我在福州学打金

□林华



2019年的延安中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制作的首饰实物



缠丝镶嵌戒指

理想曾若繁星闪耀，点缀于人生缤纷斑斓的梦幻天际。然命运的波折最终让我成为了一名金银匠人，在榔锤“叮当”作响的时光咏叹里，在焊枪烈焰喷薄的岁月流逝间，与金银为友，与珠宝为伴。

1985年秋，绿皮火车载着17岁的我，穿越巍峨横亘的武夷山脉，沿着玉带蜿蜒的闽江天河，从偏悬大海的家乡小岛，来到了福州这座群山屏环、一江穿城的闽江龙头、海峡明珠。

我们舟山马岙双桂堂林氏几代人与福州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渊源和千丝万缕的命运交集。闽江两岸鼓岭鼓山东西湖，三坊七巷中亭茶亭上下杭，心灵安处，故乡第二。“闽浙一家亲”，代代续新篇。

1989年夏，在福州榕城已安稳下来的我因突遇重大变故，猝然跌入了命运低谷。

老话说得好，“手艺在身，吃穿不愁”，经过慎重考量，我决心去学习首饰加工，开启了人生的打金之旅。

金银首饰培训班开设在福州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八一七路附近的延安中学内。

年已古稀的林兆庆老师傅为技术总监。他身板硬朗，脸色红润，精神矍铄，声若洪钟。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师父传授了我们很多首饰行业的技术与知识，如行业俗定规范；鉴别成色的技巧“七青八黄九赤”，即成色99%及以上的黄金称“足赤”，黄中泛红，赤色隐蕴。又比如，如何配制银焊金焊、高温与低温焊料在实操中的运用、“王水”提纯黄金法、如何用松香砖来雕刻、常规首饰的制作等等。

吹、烧、熔、化、焊、锤、敲、拉、锉、剪。从简单的天元戒到蝴蝶镶嵌戒，从基础普通的水波纹项链到匠心独具的麦穗珍珠项链，从简到繁，循序渐进，我在南国酷暑那高温燥热里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学习。

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苦心钻研，精益求精，结合自己从小具备的绘画天赋，融会贯通，我打制的各种项链、手链、手镯、戒指、耳饰等作品在几十个学员中脱颖而出。

每当有准学员及家长前来参观考察，师父都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作品信心十足地向他们展示，以证明本培训班师资力量

之雄厚。

最出乎我师父意料，也令他惊叹的是，我以一只镶嵌戒指为范本，精工细作，潜心仿制，通过自学摸索编丝缠丝累丝等传统技艺手法，辅以粉末焊料渗透焊接工艺，完美复制，等比还原，打造出了一只白银镶翠戒，纤毫毕现，其游丝直径最细只有二十六丝，接近毛发，步骤复杂，工艺考究，观之玲珑剔透，巧夺天工！从业五十余年的老师赞不绝口，叹为观止，并带他儿子前来品鉴欣赏。师父由衷赞叹，两个月的学徒工能打造出这么一只堪称艺术品的精美首饰，这真是从事首饰制作的绝佳人选！

可能由于是闽林本家的缘故，师父与我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更由于我培训时勤奋好学的优异表现，师父在我临毕业前特意独授我一种洋镶钻戒的制作技术。老人家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让我受益匪浅，终生铭记。

来自五湖四海的男女学员们，互帮互学，共同进步。业余时间，大家会相约去广达路等首饰器材店云集之处，买钢模，购耗材；有时也去茶亭街，从珠宝商处选购五光十色、晶莹剔透的各型人工合成宝石及翡翠戒面等。

三十五载，时光荏苒；三十五载，青春不再！同窗短促，天涯情长；隔空惦念，遥相祝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每年都会回福州购买工具模具，还曾携两个徒弟同行，登三山两塔，游五一广场。1993年夏，我从沈家门搭乘“普陀山”轮往返福州。2016年自驾，2019年直飞，虽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都会去延安中学重温记忆。

特别是2017年春，我与舟山市金银珠宝协会同仁一行从宁波飞往香港参加国际珠宝展，春明景和，碧空如洗，浙闽群山峰峦如聚，八闽首府尽收眼底。榕城飞越，百感交集。

岁月流金，匠心传承。回眸这三十五载学艺创业的艰辛历程，一路坎坷，一路风雨。梦想与拼搏并驾齐驱，泪水与收获相随相伴。我自豪，成千上万的顾客认识我，其中不乏母女相携、祖孙三代光临惠顾者；我欣慰，带出了15个徒弟，其中不乏业界佼佼者。

往事悠悠，岁月如歌！

照片由作者提供

时光的河流

□麦田守望者

周末，我带着女儿来到小区旁边的公园游玩。公园里有很多的儿童娱乐设施，女儿最喜欢的就是荡秋千和滑滑梯。而玩滑滑梯，先得从一架不规则的铁梯子爬到顶端，然后才能呼啸而下。

女儿如今已是幼儿园大班的“小健将”，攀爬这种铁梯对她来说毫无难度。只见她轻盈地三两下便登上了梯顶，然后咧着甜甜的笑容，一滑而下。我按下手机快门，想把这份快乐定格。

我随手翻开手机相册，赫然发现几年前同一地点的照片——那时候的她，在我的“监督”下，小心翼翼地沿着铁梯攀爬，而我却紧张得像一只随时都会弹出的发条，寸步不离地站在她的身旁，生怕她一失足从梯子上摔下来。

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场景，只是，时过境迁，当初令我提心吊胆的游戏，如今，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她自己去实践了，因为她已经渐渐长大，在时光的河流里享受着成长的快乐。

几天前，母亲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导致肋骨骨折。我们连夜送她去医院。一路上，妻子忍不住责怪母亲：提醒过你多少次了，年纪大了，就不要爬高打扫了，但你就是不听。母亲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支支吾吾地解释道：“以前也没出啥事情，没想到这次会踩翻。”

我透过后视镜看了看坐在后排的母亲，只见她已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深深浅浅，像犁过了一样——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仔细观察母亲了，竟然忘记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似乎永远都是年轻时的模样。她保持着数十年的生活规律，每天天刚亮就起床烧水做饭，晚上直到全家都洗漱安顿好了才去歇息，像一台永动机，永远都不知道疲惫，以致让我忽视了她渐渐增长的年龄。时光悄然带走了她年轻的容颜和康健的体魄，当初需要仰起头才能看清的脸，现在竟然只在我的肩膀处；当年那个能扛着米袋健步如飞的身影，如今也变得瘦小佝偻——时光无声，将她的芳华留在了河流的上游。

还有一个多月，大女儿就要参加高考了。曾几何时，她还只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每每遇见生人，总是羞怯地躲在我们身后，一转眼就出落成小姑娘了，不时跟我探讨一番时事政治或者人生哲学。唏嘘之余，不免生出“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慨。

人这一辈子，宛如一叶小舟，在时光的宏大河流里摇摇晃晃，左冲右撞，有时顺流而下，有时逆流而行。但无论顺逆，都无法阻止成长，也难以抵御衰老，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稳方向，在时光的河流里，乘风破浪，勇往直前。